

◆精神家园

悠悠酒香

申云贵

临近元旦,回家看望母亲,刚走近老家的房子,一阵浓浓的烧酒香味扑鼻而来。好久没有闻到这种香味了,我有点奇怪,难道是母亲在蒸酒?

母亲喜欢蒸酒,每年都要蒸三四次。砖头垒的灶上放着一口大铁锅,铁锅上面扣着一个木酒甑,一根半圆形的细竹筒从酒甑里斜斜地伸出来,末端连着酒坛。酒甑的上方又是一口大铁锅,铁锅里盛满井水。母亲一会往灶膛里添柴,一会走到酒坛前,伸出食指沾一点从竹筒里流出的酒放进嘴里品尝,接着又用手指试一上面铁锅的水温。父亲则不断挑来井水,换掉上面那口铁锅里的热水,有时,趁母亲不注意,飞快地从酒坛里舀出一点酒倒进嘴里,然后抿紧嘴唇,闭上眼睛,一副非常享受的样子。此时,满屋子都是浓浓的酒香,窗外那丛狗尾巴草也醉得东倒西歪。

母亲喜欢蒸酒,是因为父亲喜欢喝酒。父亲好酒,是出了名的,没有酒,干活没劲,走路没精神,睡觉也不香。用他的话说就是饭可以不吃、衣服可以不穿,但酒不能不喝。中午,母亲蒸了一锅红薯,父亲喝一口烧酒,咬一口红薯,快乐似神仙。傍晚,劳累一天的父亲拖着疲惫的身体回家。母亲递上一杯烧酒,父亲坐在矮桌旁,就着腌菜,慢慢喝

完杯中的酒,立即精神抖擞。

小时候,家里吃饭都成问题,可母亲总是从牙缝里省出粮食来酿酒。实在省不出,就用红薯渣。母亲用红薯渣酿出的酒,父亲喝起来也津津有味。

母亲“惯着”父亲喝酒,却严格控制他的酒量。母亲规定父亲每天只能喝两次酒,每次只能喝一杯。父亲很守规矩,当然,也有“违规”的时候。有一次,他在外面喝酒,喝过了量,喝醉了。母亲和父亲吵了一架,足足半个月没理父亲,还毫不留情地把家里的酒坛锁了起来。父亲没有酒喝,像病了一样,实在熬不过,就拍胸脯向母亲保证不会再“违规”。后来,父亲不论在家里还是在外边喝酒,从没喝醉过。

改革开放后,家里再也不缺粮食,母亲改成了用糯米酿酒,蒸好的酒里加进了橘子,有时还加进当归、人参等药材。这样的酒,口味更好了,还有保健功能。父亲的“酒生活”也算是“与时俱进”了。

那一年,49岁的父亲被诊断为肝癌晚期,在病床上挣扎了17个月,终于走了。有人说,父亲的病和喝酒有关。

那一晚,不会喝酒的母亲发疯似的喝烧酒,结果喝醉了,又哭又闹。第二天起床,她砸烂了酒坛,砸烂了蒸酒的铁锅,砸烂了酒

甑。从此,母亲就再也没有蒸过酒,甚至没有提过酒。

我收回纷乱的思绪,疑惑地推开房门。屋里,母亲坐在灶边烧火,火光把她的身影映在墙壁,灶上的酒甑冒着丝丝热气。此情此景,恍惚当年。而母亲的脸上却已布满皱纹,满头的白发像霜雪染过的枯草。

我叫了一声:“妈!”

母亲没有一点反应,她的手机械地往灶膛里塞柴草,眼睛却死死地盯着地下。她想起了什么?

我一连叫了几声,母亲忽然惊醒,脸上立刻堆满欣喜。

我说:“妈,您又蒸酒啦?”

母亲赧然一笑,竟有醉态:“今天是你父亲的生日,我梦见他向我讨酒喝……唉,今年蒸了好几坛,都在床底下。”

我走进里屋,母亲床底下果真有几坛烧酒。

我忽然明白,母亲是想父亲了。父亲离开后,母亲一个人住在乡下,守着老屋,守着孤独,一晃就是几十年,如今她已七十多岁,人到暮年,越发孤独,越发思念故人。所以,她就用蒸酒这种方式来怀念逝去的岁月,重温父亲在一起的时光。

我强忍住要夺眶而出的泪水,说:“妈,我给你烧火。以后父亲的生日,我把弟妹们都叫回来,我们一起陪您蒸酒。”

母亲笑了,可我分明看见,她的眼里有泪光闪烁。浓浓的酒香,慢慢地扩散,西边那一轮夕阳也醉了。

酒香悠悠,岁月悠悠。

(申云贵,邵东市人,辽宁省散文学会会员,中华精短文学学会会员,邵东市作家协会会员)

◆樟树墟茶庄

顶职前后

黄田

上世纪80年代初,政策规定教师子女可以让子女顶职,有学历和能力的子女经过短期培训考试合格后可以当教师,不合格的可以在学校搞后勤做杂工,总之可以包分配,吃国家粮。对于一般农村教师的子女来说,这无疑是一个特别令人羡慕的天大喜讯。

因为那时考大学很难,参加高考的人很多,录取率却很低,有些乡镇中学甚至“扫光头”,不亚于当今考硕士和博士。比如1977年,参加高考的人数为570万,录取27万多人,录取率低于5%。到了80年代初,录取率也高不了多少,因此绝大部分的农村子女高中毕业后要回家“修理地球”。

然而,对于我家来说,顶职却不是一件喜事,而是一件大伤脑筋的烦事。那时,我父亲50多岁,家里有母亲、哥哥、姐姐、我和弟弟。哥哥早已结婚,成家立业,姐姐也到了谈婚论嫁的年龄。我正在读高中,考大学很渺茫,弟弟在读小学,母亲在家种田,开支很大。父亲刚刚恢复教师岗位,那时工资只有四五十元,虽然不高,但父亲很满足。父亲说,恢复教师岗位,对于他来说不亚于枯木逢春、蛟龙脱困,他要珍惜这退休前的最后几年宝贵的时光,重展雄风,奉献余热。

除此之外,父亲不同意我们顶职,还有一个原因,本地因顶职发生同室操戈、打架斗殴、断绝子女关系的家庭矛盾时有发生。再说,我和弟弟还在读书,他提前退休,工资不高,谁来养家?哥哥只有小学文化,姐姐只有初中学历,即使顶职也只能做煮饭、敲钟之类的勤杂工。

母亲告诉我,那时为了顶职,改变自己一年四季面朝黄土背朝天的命运,哥哥几乎每天都来劝说父亲提前退休。因为在农村,种田只能基本解决温饱问题,如果没有手艺,一年到头就根本赚不到多少钱。姐姐也是每天在父亲面前叽叽咕咕,也很想顶职。我正在读高二,即将毕业面临高考,但能否上线,希望不大,心里也想顶职当一名老师。

父亲说,父母退休,子女顶替,从根本上说是违背社会公平和择优录用原则的。因此,1986年7月12日,国务院发布规定,决定从1986年10月1日起,国营企业和教育单位招用工人,必须“面向社会,公开招收,全面考核,择优录用”,并全部实行劳动合同制,废止了父母退休、子女顶替的制度。

大致是1987年5月,县教委公开招聘代课教师,我报考的是小学教师,结果以优异成绩被录取,月工资是45元。次年,县教委又公开招聘初中语文教师,我又被录取,月工资是65元。当时,中专、大专、本科毕业,月工资分别是65、75、85元左右。当代课教师,虽然工资待遇不高,没有顶职稳定,但在找工作十分艰难的年代,每月有一份固定收入,我们全家人也感到很满足很幸福了。

在教学之余,我珍惜这来之不易的工作,一边认真教书,一边通过参加成人高考、学习,几年后拿到了汉语言文学专业毕业证书。

为寻求更大的发展,实现人生梦想,1997年10月我千里迢迢来到浙江打拼,通过不断努力奋斗,砥砺前行,工作得到领导认可,工资水涨船高。业余时间,坚守文学梦想,不断在全国各级报刊发表作品,有的作品入选《中国散文大系》《2018浙江散文精选》等选本,并加入浙江省作协,圆了我的作家梦。

哥哥说,如今国家特别重视“三农”问题,种田免交农业税,不断改善民生,加大精准扶贫力度,农民的日子越来越好了。他的三个儿子在外打工赚了钱,个个在家建了三层小洋楼。姐姐说,村里参加了养老保险,每个上60岁的老人,都有一份养老金。尽管钱不多,但也让村里的老人们安心、放心、暖心。她和姐夫在家造了新楼房,三个儿女在长沙买了车子、房子,还办了厂子,生意兴隆。弟弟跟我在浙江打拼,早已成家立业,买车买房,感到十分幸福。今年春节回家团聚,提起当年顶职的事情,哥哥姐姐表示,也不能怪父亲,没顶职不后悔。

如今,父亲离开我们24年了。如果能看到我们通过艰苦奋斗个个有所作为,家庭幸福美满,他一定会含笑九泉的。

真正改变我们命运的不是顶职,而是不断深入的改革开放,以及我们自身的奋斗。

(黄田,绥宁县人,浙江省作家协会会员,出版有《悠悠万福桥》《文人相轻又何妨》《想说就说》《芳华岁月》四部作品)

◆湘西南诗会

梦到达不了的地方

(外二首)

夏梦兰

阳光给了眼睛美与丑的世界
心,却在慢慢疲倦
需要忘记与沉眠

心,就在失去和开始中老去
像野草一样的轮回
从郁郁葱葱到只有根的生命
唯一不变的是
梦里都可以到达

牵一丈红尘诉说
做一场久久的醉梦
醒来,只是遗忘
也许下一刻还可以重来
总有梦到达不了的地方
是无知或者未知……

望 秋

午后,
看遍漫山金黄,
抬头,幻影依旧,
醉秋,歌上心头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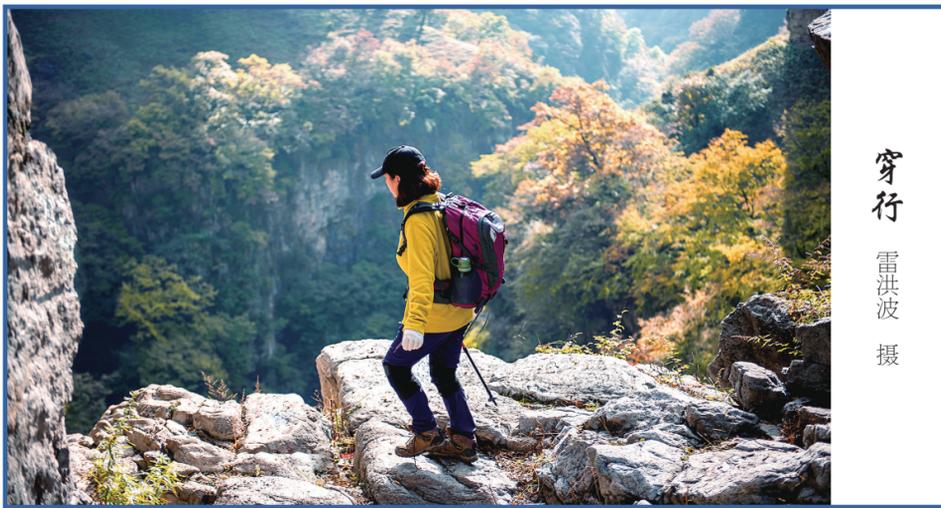
心有阑珊处,
无处不风情。

除却巫山

童真曾遗落在这片土地里
我们用迷茫来寻找
岁月顺着竹节爬升
而每一次叩问
都会惊讶地听见
一根马鞭甩出的清亮回答
噢
故乡的根就在这里

可我们挖笋
就必须刨根问底
必须谈及到故乡的清明
碰到那个日益高涨的巫山
和深深埋过的一段情……

(夏梦兰,邵阳县人,湖南省第十八期中青年作家研讨班优秀学员)



穿行
雷洪波 摄

◆乡土视野

大风穿过夜晚的街巷

安宁

天一黑下来,风就被关在了房间之外。我在窗前的灯下,做着无休无止的模拟试卷。

院子里有搪瓷盆碰到水泥台子的声音,那是母亲在洗手。她刚刚给牛犊完睡前的最后一次草,并将刷锅水倒入猪盆里,用力地搅拌着猪食。我透过窗户,看到手电筒清冷的光里,母亲正将一盆冒着热气的猪食,哗哗倒入槽中。她的一缕头发,被秋天的冷风不停地吹着,好像墙头上一株摇摆的草。墙角的虫子要隔上许久,才会在风里发出一两声低低的鸣叫。那叫声有些冷清,是一场热闹过后孤独的自言自语。

在父亲将自行车推进房间里,弟弟也将尿罐端到床前的时候,院子里终于安静下来。整个村庄里于是只剩了风的声音。风从一条巷子,穿入另一条巷子,犹如一条冷飕飕的蛇。巷子里黑漆漆的,但风不需要眼睛,就能准确地从这家门洞里进去,越过低矮的土墙,再进入另外一个人家的窗户。巷子是瘦长的,门是紧闭的,窗户也关得严严的,风于是只能孤单地在黑夜里穿行,掀掀这家的锅盖,翻翻那家的鸡窝。躺在床上尚未睡着的人,便会听到院子里偶尔一声奇怪的声音,像是有人翻墙而入。但随即那声响便消失不见,人等了好久,只听见风在庭院里穿梭来往,将玉米秸吹得扑簌簌响,便便放下心来,拉过被子蒙在头上,便呼呼睡去。

当整个村庄的人都睡了,风还在大街小巷上游荡。那时候的风,一定是孤独的。从巷子里钻出的风,遇到从大道上来的风,它们会不会说些什么呢?聊一聊它们曾经进入的某一户人家,男人女人在暗夜中发生的争吵,或者老人与孩子低低的哭泣。还有一条瘦弱的老狗,蜷缩在门口的水泥地上,有气无力地喘息。

夜晚的风一定比白天的风,更为孤独。它们不再愤怒地撕扯什么,因为没有人会关注这样的表演。于是它们便成了游走在村庄夜色中的梦游者,被梦境牵引着,沿着村庄的街巷,面无表情地游走。

我终于在昏黄的灯下,做完了试卷。那时,所有的星星都隐匿了,夜空中只有一轮被风吹瘦了的月亮,细细的,摇摇晃晃地悬挂在村庄的上空,好像渴睡人的眼睛。月亮看到了什么呢?它在高高的夜空中,被秋天的风一直吹着,会不会觉得冷呢?没有人会给月亮盖一床棉被,当然,也没有人会给我盖。父母已经沉沉地睡去,临睡前被训斥一顿的弟弟,大约在做一个美好的梦,竟然笑了起来。那笑声如此短促,像一滴露珠,倏然从梦中滑落。而要早起到镇上做工的姐姐,也已起了轻微的鼾声。她将被子裹满了全身,不给我留一点进入的缝隙。清幽的月光透过窗户,照在褪色的被子上,一切都是旧的,床,柜子,桌子,椅子,箩筐。一切也都是凉的。

我在上床前,猫在院子的一角,撒睡前最后的一泡尿。风把尿吹到了我的脚上,风还从后背冷飕飕地爬上来,并一次次掀动着我的衣领。我的影子被窗口射出的灯光,拉得很长,长到快要落进鸡窝里去了。我怯怯地看着那团灰黑的影子,在地上飘来荡去,觉得它好像从我的身体里分离出来,变成暗黑中一个恐怖的鬼魂。风很合时宜地发出一阵阵诡异的呼啸声,树叶也在扑簌簌地响着。忽然间一只鸡惊叫起来,一个黑影倏然从鸡窝旁逃窜。那是一只夜半觅食的黄鼠狼,它大约被我吓住了,很快消失在黑暗之中,只剩下同样受了惊吓的一窝鸡,蹲在架子上瑟瑟发抖。我的心咚咚跳着,踉拉着鞋子,迅速地闪进门里,并将黑暗中的一切,都用插销紧紧地插在了门外。

我浑身起了鸡皮疙瘩,也不知是吓的,还是冻的。我很快钻入了被窝,又下意识地靠近姐姐温热的身体,但朦胧睡梦中的姐姐,却厌烦地踹我一脚,便翻了一下身,继续睡去。我的屁股有些疼,却又不知该向谁倾诉这深夜里的疼痛,只能自己孤独地揉着,而后蒙了头,闭眼睡去。

窗外的风,正越过辽阔的大地,包围了整个的村庄。